

去东方，收获灵魂

——中华帝国的福音之路

周宁 著

想象阿罗本

许多世纪前福音已经盛行

大唐福音三起三落

梦里不知身是客

去东方，九死一生

席卷世界的草原风暴

东方世界真让人捉摸不透

世间将只有一个家，一个牧师

野蛮人的家乡是世界的桥梁

背起十字架跟我

欧亚大陆一体化与《蒙古和平》

去东方，唯有收获の旅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周宁著

去东方，收获灵魂

——中华帝国的福音之路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去东方, 收获灵魂 / 周宁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1

ISBN 7-80713-216-7

I. 去... II. 周... III. 基督教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B97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6749 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传真)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4.75 印张 50 幅图 8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1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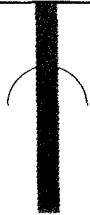
建议图书分类: 历史



前 言

唐贞观九年，叙利亚高僧阿罗本，自西域入长安，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此后二百年间，景教在中国传播，三起三落。唐太宗下诏传教，景教一度也有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繁盛。随后就是武则天圣历年间，洛阳的佛教徒闹事，景教危机，但很快复兴。玄宗登基，长安的士大夫开始诋毁景教，景教经历了又一次起落。“安史之乱”前后六十年，是景教最繁荣的时候。然后就是德宗建中年间士大夫再次攻击景教，虽然平安渡过此关，但好景已经不长。武宗会昌灭法，殃及景教，终成灭顶之灾。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这样落下了。

基督教早期入华传教，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在蒙元世纪到来，不仅景教复兴，天主教也进入中国。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刺和林，八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又前往蒙古，在哈刺和林拜谒蒙哥大汗。1294年，罗马天主教修士孟德·高维奴到北京传教，在北京、泉州等地设立主教堂，1307年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的大主教，统辖中国教区。不久鄂多立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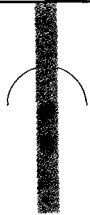


旅行到刺桐港，竟住在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修士主持的教堂里。据说此时在中国的拉丁基督教教团，已有上千人。而景教徒则有数万之多。

从1245年柏朗嘉宾修士出使哈刺和林，到1347年约翰·马黎诺里从中国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基督教福音事业曾经在华夏土地上再次燃起希望，然而，很快又归于寂灭。元朝灭亡，传教士或跟着蒙古人亡命塞外或回返原籍，教皇此后半个世纪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一概下落不明。基督教第二次进入中国的浪潮，又第二次落下。

中国这片土壤，是否适应于福音生长？基督教在西方，是一种“草根”宗教，到中国，却一再周旋在上层社会、外族人群，飞絮般地飘落中华，又飞絮般地零落。阿罗本将景教传入大唐中国，曾经有两个世纪的繁荣，然而，孟德·高维奴到北京传教，发现“中国这些地区从未来过任何一个使徒或使徒的弟子”。元代天主教、景教活跃一时，二百年后，耶稣会士再度到中国，巴瑞托在澳门写道：“中国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1582年，罗明坚、巴范济神父获准在肇庆建堂，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这一次福音的命运将会怎样？

基督教早期入华传教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景教僧侣的功德，第二次主要是圣方济各会修士的努力，第三次则是耶稣会士“适应”式传教方式的成果。中国是一个独特的、高度文明的东方国家，在中国，基督教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归化中国，而是如何让中国先接纳他们。只有先“中国化”，然后才能使中国基督化。“利进士”开辟了“适应”式的传教道路，许多杰出的耶稣会士随后来到中国。17世纪初从广东到北京的帝国大道上，已有了4个传教点，近两千名中国人接



受了洗礼。南明皇室逃到华南的时候，一次就有五十多名皇室成员领洗。满清入主中国后，汤若望、南怀仁又受宠于顺治、康熙皇帝，他们用他们的知识与德行，创造了基督教入华传教的一段蜜月。

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依旧好景不长。从广东到北京，耶稣会士扮成“大西洋和尚”或“洋进士”，穿起中国服装，学说汉语，读四书五经，介绍西方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帮助中国人制造科学仪器与火炮，带上自鸣钟、地球仪、三棱镜，贡献皇帝，结交权贵。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上帝，为了上帝在东方收获灵魂。当然，也有彩虹出现的时候，但最终，“礼仪之争”爆发，雍正禁教，耶稣会士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荡然无存。中华帝国有自足的政治经济体系与自足的文化思想体系，既不需要西方的财物，也不需要他们的上帝。

远游的福音，是否可能落户中国？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次浪潮：景教僧侣们的功德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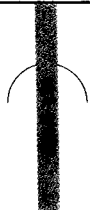
- 一 想象阿罗本 1
- 二 许多世纪前福音盛行 6
- 三 大唐景教三起三落 12
- 四 梦里不知身是客 18

第二次浪潮：圣方济各会修士们的努力 23

- 一 去东方，九死一生 23
- 二 席卷世界的草原风暴 29
- 三 东方世界真让人捉摸不透 35
- 四 世间将只有一个家，一个牧师 43
- 五 野蛮人的家乡是世界的桥梁 48
- 六 背起十字架跟从我 54
- 七 欧亚大陆一体化与“蒙古和平” 60
- 八 去东方，难有收获的旅游 68



九	条条大路通中国	74
十	剩下的好时光不多了	80
	第三次浪潮：耶稣会神父们的适应	85
一	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	85
二	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90
三	将财富运回家乡，将福音送到世界	94
四	以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	100
五	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	107
六	洋和尚在中国腹地游荡	112
七	皇帝的钦天监与上帝的传教士	119
八	信仰之光或科学之光	125
九	在沙皇与皇帝之间铤而走险	133
十	同时被皇帝与教皇抛弃	136
十一	第三次浪潮落下	139



第一次浪潮：景教僧侣们的功德

彼将进入异族的国土，将在万事中经历祸福。

——《传道书》

一 想象阿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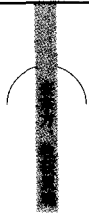
迎春花开，春天就要到了。

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家乡远在叙利亚的景教高僧阿罗本，自西域入长安。大唐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西郊迎接。

这是一件大事，对当时的大唐皇朝，对日后的基督教，都有重要意义。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此行从何处来，很可能他在大唐西域到波斯一带传教，已有许多年，在突厥人、回纥人中，有他不少的信徒。^①人们

① 方豪先生认为，景教顺利进入长安，必定已在西域传教多时：“贞观九年以前，阿罗本必定在长安以西，中国边境上，早就展开传教活动，并且一定是很有成就，深为人民悦服，然后有人报告太宗，才会有那样隆重的接待。就像利玛窦到北京之前，在澳门、广东、江西、江苏等处，先盘桓了二十余年。”（《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著，中华书局，1988年版，上，第5-6页。）景教传入西域吠哒人、突厥人间，当在北朝至隋，参见高永久《西域景教考述》（《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景教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传播》（《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刘仲康文《景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11期）。



在天山南麓高昌故城，曾经发现过叙利亚语、粟特语、中世波斯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福音书以及部分传教文件，当地寺院的壁画中，也有景教内容，尽管这些文物的年代难以确定，但从字体判断，当不晚于隋朝。

如果不是阿罗本在西域传教久负盛名，朝廷也不会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大唐皇朝博恩广施，巡抚长驾。经营西域，一是要稳定边疆，抵御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二是要开通西去的丝绸之路，保证中原与中亚、波斯一带的交通贸易。军事远征、朝贡贸易、和亲政治，都是办法。但是，以暴力、利益、伦理维系的关系，总不如心灵与信仰上的关系更稳定。将他们敬若神明的高僧大德请到长安，从昭武九姓之地远到波斯、西亚，凡景教信众，自然心向长安。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是如何从西域或波斯到长安的。景教碑文说他“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未免轻率而笼统。阿罗本东来长安时，玄奘西去印度取经，已经八年了。我们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描述中，可以想见旅途的漫长与艰辛。如果从波斯出发，经昭武九姓国土（今乌兹别克一带），沿大清池（今伊塞克湖）东行翻越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进入新疆境内，沿天山南麓继续东行，进入玉门关。天地苍茫，一路孤征远举，野尘荒风，冬则寒冷彻骨，夏则酷热难忍；夜则遍地磷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猛虎。可惜阿罗本没有留下任何史料记述他的旅行，不论在汉语还是在叙利亚语中。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生于何时何地，只知道他是叙利亚人，信奉景

5世纪末6世纪初希腊景教徒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著《基督教世界风土志》记：“在巴特里人、匈奴人、波斯人和其他印度人……以及整个波斯地区，都有无数的教堂、主教和大量基督徒，殉教者为数很多，禁欲弃世之隐士亦不乏其人。”（《东域纪程录丛》，裕尔一考迪埃著，张绪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唎哒人为突厥所灭，唎哒人信奉的景教可能为突厥人继承，沙畹指出，“突厥人中既有基督教徒，则635年西安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阿罗本传教中国之事亦无足异矣。”（《西突厥史料》，沙畹著，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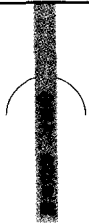
教。在他年轻时代的某一天，跟着丝绸之路的商队，东去传教，或者边贸易边传教。从地中海到东海，穿越亚洲大陆，自古以来就有一条或几条商路，统称丝绸之路。贸易沟通世界，宗教分割世界的同时



胡人骑在骆驼上，穿越古老的丝绸之路，从西向东又从东到西。

也沟通世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货物与人流动，希腊人与他们的葡萄、雕塑，罗马人与他们的珊瑚、水银、琥珀、五色玻璃，安息人与他们的石榴、毛皮、金银制品，大宛康居人与他们的马、苜蓿、玛瑙水晶，印度人与他们的金钢、苏合、珠贝、郁金香、红兰花，中国人与他们的丝绸、铁器、桃梨肉、生姜、稻谷、麝香、大黄，从西向东又从东到西，沟通了欧亚大陆的古代世界。萨满教、道教、佛教、摩尼教、袄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一边用信仰将人分成不同的群落，一边也通过传教将相隔遥远的世界连接起来。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为什么到东方。景教保存了完好的早期僧官任命的文书档案，但其中找不到阿罗本的名字。也许阿罗本最初离乡时，只是某个叙利亚商队随队的景教僧侣。叙利亚商人大多是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信徒，或者追随安提阿基督论教派，或者是坚定的聂斯托利信徒。也许离乡的时候，阿罗本本人就是位商人，前往中亚贩运宝石与皮毛。在漫长孤寂艰险的商旅生活中，突然感悟到那种神圣的力量，决定将自己尘世的生命，完全献给福音事业，就像那位著名的教友科斯马斯，早年去东方，追求财富，中年开悟了，守在沙石筑起的



修道院里，在寂静与苦难中冥想苦行。前半生过得像古希腊古罗马的商人，后半生过得像中世纪的苦行僧。科斯马斯可能也曾到过中国或中国边境的某个地方，在《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他不仅记载东方有“有无数的教堂、主教和大量基督徒”，而且还提到过一个地上天堂般的丝绸之国。从波斯前往这个国家，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另一条是海路，海路更远，到锡兰岛再向北。他说：“即使在地球上也存在有天堂，那些由于受好奇心或贪婪心所驱使而想知道这一切的人们也会毫不延迟地冲去寻求之。因为，如果有人为了从事可怜的贸易而获得丝绸，那是不惜前往大地的最后尽头旅行的。他们怎会犹豫前往能享受看到天堂本身的地方呢？这一丝绸之国位于印度最偏僻的地方……”^①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最初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在西域很有影响的景教高僧，公元635年来到长安。他的同乡先贤，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斯托利，整整200年前，公元435年，因为不相信上帝竟然是一个女人生下来的两三个月大的婴儿，被罗马皇帝定为异端，流放到当年摩西带领族人流浪的沙漠地区。而从此，追随聂斯托利的信徒另立聂斯托利教派（Nestorians），开始向东方传教。阿罗本是他们中走得最远的一位，将景教福音带到东土大唐。

聂斯托利教派在中国称为“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东方分支。公元4世纪以后，以东罗马帝国为主的东方基督教，有四个中心，分别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与耶路撒冷。四座城市各有一位宗主教，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但在资历与威望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无疑高于其他三位。公元428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聂斯托利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这次任命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多出了一位宗主教，而在于多出了一种基督教教义和一个教派。

^①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法）戈岱司编，耿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0页。



聂斯托利是一位有见解好争辩的人，也生在一个教义争辩异常激烈的时代。拜占庭从僧侣到工匠、从宫廷到民间，都热衷于深奥枯燥的教义论辩。纳萨的格里高利4世纪末到君士坦丁堡，发现那里人的教义论辩热情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你要某人给你一些零钱，他会说对基督的‘被生’和‘不被生’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如果你对一个仆人说：‘我的浴水准备好了吗？’他会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从虚无中被创造出来的。”^①

小人物争论大事，是一种游戏；而大人物争论小事，则有可能成为灾难。东罗马帝国早期，从4世纪初到9世纪初，是所谓七次公会议时代，教会论辩持续不断，争论的主题从三位一体神学到基督的位格一直到圣像崇拜问题，争论的结果是教派分裂与宗教迫害。有关基督的位格的争论，开始于如何理解基督是真实的上帝同时又是一个真正的人。聂斯托利出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继承安提阿教会的基督论传统，坚持基督人性的完整性。他认为应该区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反对将马利亚奉为圣母，神性总不可能由一位女人产生，“上帝怎么可能是一个两三个月大的婴儿？”

聂斯托利的观点遭到亚历山大教会的反对，罗马教会支持亚历山大教会，在431年以弗所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亚历山大教会圣西里尔一派在安提阿学派代表到会之前，抢先控告聂斯托利为异端，会议决定罢免其一切教职。起初拜占庭政府支持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支持聂斯托利。罢黜聂斯托利的决议做出四天以后，安提阿学派代表到会，推翻了决议，并另召开会议，宣布罢免圣西里尔与以弗所教会监督梅农，而几天以后到会的罗马教会代表，又宣布罢黜安提阿主教约翰。

宗教论争乱作一团，破坏了帝国的安定团结，拜占庭皇帝出面裁

^① 《牛津基督教史》，（英）约翰·麦克莫勒斯主编，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决，安提阿教会背弃了聂斯托利，狄奥多西二世最终宣判聂斯托利为异端，放逐到帝国西南部的沙漠地区。聂斯托利被迫害致死，他的追随者们，形成聂斯托利教派，向东方发展，在叙利亚、波斯、阿拉伯、中亚、印度传教，200年后，阿罗本将他这位同乡的教义带到大唐中国。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阿罗本辞别他远在地中海岸的家乡，从叙利亚穿过古老的伊拉克地区东去，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波斯、中亚，又用了多长时间才最后到长安。而到了长安，就到了终点。大唐皇帝的礼遇是隆重而宏厚的。在皇宫“问道”、在书殿“译经”，三年以后，感动或取信了太宗皇帝。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那年初秋时节，皇帝的诏书下达了，肯定他的教义济物利人，准予传教，并在义宁坊造大秦寺，度二十一位教士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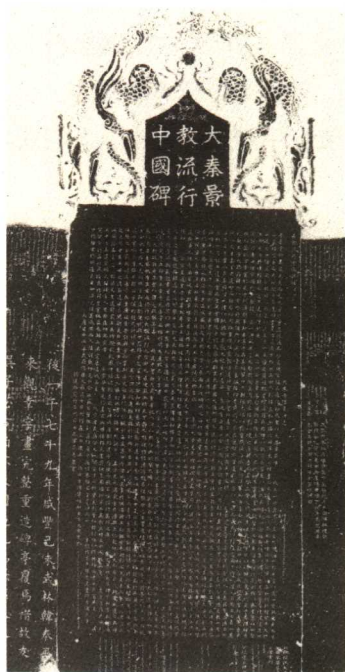
关于阿罗本，我们知道的实在很少。如果不是990年后，陕西盩厔（周至县）的农民挖坟偶然发现一块石碑，利玛窦的一位中国信徒从碑刻中认出福音消息，人们可能永远忘记了这个人在这段事。^①“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摠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二 许多世纪前福音盛行

皇帝下诏，景教“宜行天下”。这是基督教传教史上的大事。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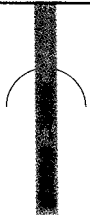
^① 有关“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见《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42页。

之后葡萄牙人华传教士曾德昭听说“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感到格外欣慰，甚至兴奋：“一线光明使我们从冥昧中解脱，有极清楚的证明，许多世纪前福音已经盛行……”他将深奥的汉语铭文译成拉丁文，附在他的《大中国志》中出版。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大唐皇帝下诏说：“道或真正的教义是没有定名的，世上的圣人也不止一位。教义随国家的不同而变化，目的是给全人类带来好处。在大秦国，阿罗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来自遥远的异邦，带来经籍与图像，在长安传播。在认真审视他的教义后，我们发现教义深奥玄妙，却简洁合理。这样的宗教，济世救人，宜于在我们国家传播。”^①



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立。

^①《大中国志》，（葡）曾德昭著，李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9、193-194页，引用时译文有所改动。



阿罗本到长安，唐太宗下诏，景教“宜行天下”。这是中国基督教历史的起点。虽说此前基督教也有可能进入中国，但大多是些捕风捉影的传说：一说保罗西去传教的同时，圣多马东来，先到印度马德拉斯，后往中国布道；二说是使徒多马和巴多罗买往东方传教，圣多马在印度，圣巴多罗买则到了中国；三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基督徒逃难到东方，将福音传入中国；四说见罗马人阿尔诺比乌斯的《驳斥异教徒》（约公元300年成书）记基督教在丝人国传播。诸如此类等等，还有中国方面的佐证。明初江西卢陵出土了一个三国时代的铁十字架，刻有孙吴赤乌年号（238—250年），十字架上的对联令人联想到基督受难的教义，所谓“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还有人在汉画像石上发现圣经创世纪的图像，有上帝创造世界、夏娃被蛇诱惑的故事。但凡此种种，都无可稽考，如果不是“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人们还真无法确定中国的基督教始于何时。

中国的基督教始于盛唐。阿罗本生在一个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公元630年初春，也就是阿罗本到长安五年前，定襄道行军总管与通漠道行军总管率部击破东突厥汗国，俘获十几万人、几十万牲畜。唐太宗李世民从骊山温泉回宫，大赦天下。三月三日，几十名蛮族酋长、君主，跪在皇宫门前，请求李世民接受他们奉上的尊号：“天可汗”。“我是中国天子，难道还要兼作可汗不成？”李世民故做姿态，文武百官、四夷酋长，随之山呼万岁。此后，李世民每对西域颁发诏书，都不忘记署上“天可汗”。心情好的人总是宽容大量，天可汗历数了被俘的东突厥颉利可汗的五条罪状，又赫免了他。这位野蛮人一时激动得痛哭流涕。他被安排到太仆馆，吃好喝好，此生从此休了。那是多么好的年头啊！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太上皇李渊在凌烟阁设筵，款待他那出色的儿子，同时还有高官、贵戚，晚风透着花香，月色清朗，半醉半醒之间，李渊亲自弹起琵琶，世民随声起舞，人生得意，莫过于此。

大唐盛世，文治武功，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也是公元纪年第一个一千年世界文明的顶点。如果说中国由来已久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幻梦还曾有一度接近现实，那只能是唐



唐猎骑胡俑。

贞观之治时的中国。那时候，世界走向中国，四邻蛮夷，归服贡献，万里之外，商贾远来。“天可汗”命凉州都督李大亮在碛口（今哈密市东）设驿，招待远来的贡使，李大亮上疏说：“要归服远方的异族，必须先安抚近地的邻夷，世界是一颗树，中国是树根，四方蛮夷是树叶……”

大道如青天。李白仗游长安那些年里，中国就是世界。广州、扬州、洛阳、长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天竺人、波斯人、大食人、僧伽罗人、爪哇人、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粟特人、高丽人、日本人，在城里都有自己的居住区，他们在中国贸易、定居，数不清的波斯船、大食船、昆仑船，装载着没药、珍宝、丝绸锦缎，停在城外珠江的江面上，暖风湿润，夹着两岸荔枝、柑橘树、黄花、玉兰的清香与沉醉的人烟味儿。运河从南到北，帆樯连绵不断，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接处，比广州更为繁华，公子王孙与落魄文人去那里花钱，胡姬夷商则去那里挣钱，歌台舞榭，十年一觉，扬州旧梦。南方城市充满生气，但总不够富贵雍容，洛阳长安，宫殿深院、兵营市集，有千年的历史。番商从南海来，大多住广州，从中亚来，则到长安或洛阳。洛阳有南市，长安有东西两市。珠翠珠宝、珍禽异兽、蛮